

## 所謂的文化差異和不見棺材不落淚

余創豪 Chong Ho Yu (Alex)

[chonghoyu@gmail.com](mailto:chonghoyu@gmail.com)

每當一個國家否認問題，並拒絕向其他文化學習，其常見的藉口是：「我們不能照搬人家的一套，各國存在著文化差異，我們的國情是非常獨特的。」許多美國人一直不願參考其他國家去改革槍支管制法、醫療、教育、交通.....等，堅持要走有美國特色的道路。

在過去許多篇文章中，我曾提到「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TIMSS）等國際評核試都顯示，美國學生在數理和閱讀能力的測試表現遠遠落後於亞洲和歐洲的學生。但許多美國人不承認這個事實，三年前我參加了一個由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育系教授大衛·柏林里（David Berliner）主講的研討會，他說，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學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二零零六年芬蘭在 PISA 三項測試中名列第一或者第二。柏林里沒有考慮美國能夠從芬蘭身上學到什麼，相反，他以嘲笑的口吻說：「誰在乎芬蘭？沒有人住在那裡。」芬蘭人口只有五百四十萬，美國任何一個大城市的人口也超過芬蘭全國。也許柏林教授的意思是，芬蘭如此之小，他們的教育方法不一定適用於一個如美國般的大國。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謙卑下來，仔細察看一下芬蘭的制度，我相信芬蘭在教育上的一些做法是適用於大國的。例如，在芬蘭教師是一份受到高度尊敬的職業，其地位之崇高堪比醫生或律師，芬蘭教育學院的挑選過程嚴格得有如醫學院，通常每五個申請人只有一個可以被選為教師，因此，只有最有才華和最有熱忱的人才會進入這個行業。相反，美國對老師資歷的要求不高，例如，百分之三十六的美國中學數學教師並不具備相關證書或在大學讀書時主修數學；近百分之六十教化學、物理、地球與太空科學的中學教師沒有相關證書或者主修這些科目。學生需要由知識淵博的教師指導，這是常識。為什麼這只會在芬蘭湊效，而美國則不會呢？

其實，美國人並不真心相信一個好的制度不能跨越文化。自二十世紀初，美國一直將其政治、經濟、文化模式，出口到幾乎世界上每一個角落。一九零零年一些評論家甚至把進步和創新等同於「美國化」。在二十世紀二零年代，德國仿照美國的高效率方法，尤其是美國汽車製造商福特推出的流水線作業法，這模仿美國效率

的運動被稱為「理性化」。二戰結束後，美國重整世界秩序，加強出口自由貿易的經濟模式和民主制度，其隱藏的假設是：美國模式可以移植到其他文化。既然如此，為什麼美國不可以向其他文化學習呢？文化交流不是雙向的嗎？

事實上，從前美國企業曾向日本不恥下問，在上世紀七零至八零年代，日本企業在許多領域上超越了美國這競爭對手。通用電氣承認，即使自己最高效的工廠也無法匹配日本工廠。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商生產耗油而質量差的「雞車」，而豐田、本田、日產以較低的成本造出了高品質的汽車。一九八四年豐田汽車和通用汽車公司成立了一個名為「新聯合汽車製造公司」（NUMMI）的合資企業。雖然這是一個 50-50 的夥伴關係，但實際上是通用虛心向豐田學習。說穿了，美國人不見棺材不落淚，如果美國人繼續用文化差異為藉口而保留現狀，他們必會步上歇業的命運。

美日的管理哲學和工會文化都大相逕庭，但無論如何，美國許多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都願意向日本取經。同樣的事情為什麼不能在教育上發生呢？當日本企業打敗了其美國同行時，其後果是立竿見影的，美國企業失去了大幅市場份額，利潤下降，甚至破產。可是，當美國學生被其他國家的學生「擊敗」時，結果只是測試分數差異，美國似乎沒有任何顯注的損失，所以他們是不見棺材不落淚。

著名的【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是極少數擁有國際視野的美國人之一，他曾這樣去忠告美國的學生：「你認為通宵達旦去準備考試是帶來了很多壓力嗎？當你畢業後你的中國老闆對你講有濃重口音的英語，那才是真正的壓力。」他的意思是：若美國人不發奮，將來企業的領導地位會由其他人坐上去。曾經有學生投訴我的英語帶有濃重口音，但他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可能要面對弗里德曼所說的情景。「不見棺材不落淚」還算是有希望，有些美國人則是「水浸眼眉仍不知死」。

2014.12.17